



空
在
青
天
水
石
瓶

智宗法師佛學隨筆集



空在青天石在瓶

智宗法师佛学随笔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在青天水在瓶:智宗法师佛学随笔集/智宗著.
—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13.4
ISBN 978-7-213-05391-7

I. ①云… II. ①智… III. ①佛教—文集 IV.
①B9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9349号

云在青天水在瓶——智宗法师佛学随笔集

作 者:智宗 著

出版发行: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集团网址: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<http://www.zjcb.com>

责任编辑:徐江云

特约编辑:李稚音 齐俊翌

设计制作:齐俊翌

责任校对:朱志萍 陈 春

印 刷: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20.5

字 数:28万

插 页:2

版 次:2013年4月第1版

印 次: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213-05391-7

定 价: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序言

天花乱坠说菩提

为智宗法师新著《云在青天水在瓶》作序，有三不敢。其一，法师通晓佛学，而我只窥一斑；其二，法师读书多，尤其谙熟佛经、古代笔记、摭言，我自愧不如；其三，法师正当盛年，春夏葳蕤，而我已跨越“老气横秋”，不说代沟，也难免隔膜。近年我写过不少书序，唯独这次有点心怯，或说有点自知之明吧！

智宗的文章我早就拜读，惠蒙法师多次赐稿《普陀山文化》，得以先睹为快。印象所及，可以用“指”、“通”、“变”概括。

首先说“指”。指通旨，意向；有指点、指示、指导、指迷等义。又通旨，美好。《诗·小雅·鱼丽》：“物其旨矣。”故好吃的食品称甘旨。司马迁说：“其言近而其旨远，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。”称文即能指，指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，包括音素或音素组合，索绪尔称之为“音响形象”。众所周知，佛教东传中国，首先有赖于译经。汉语是翻译的载体，梵文称作“乘”或“筏”，印度佛教是乘着中国船筏进入的，后来在中国发扬光大了禅宗。禅是梵语 Dhyāna（禅那）的音译，原意为“思维修”，入乡随俗，就被当地风土同化。智宗《云在青天水在瓶》一文对此作了开示。他说：佛经翻译挂靠中国道家的土特产，把道家“没有”的“无”，移花接木，改作佛家“变化”的“无”。“禅”同样取自道家。《庄子·寓言》：“万物皆种也，以不同形相禅（继承、衔接），始卒若环，莫得其伦。”智宗把“禅”看作汉传佛教的关键词，甚至是同义语；又认为包含原教旨万物轮回更迭、种性平等的意义。智宗说：此中的“禅”，意为“替代”，扬弃了原先“苦行”、“持心”两义。他还考证

这一妙译出自公元2世纪的佛经翻译家安世高。安大师同时精通儒、道学说,尽量把概念往这两家挂靠。智宗还在《说文解字》中找到论据:禅从示,有神示之意,与“Dhyaṇa”思维修重合,充分发挥译文“禅”字的精微幽妙。然后又从“苦行”、“持心”说到印度佛教的分裂、达摩之死因、禅宗在中国的壮大以及“三武一宗”灭佛之背景和教训……天花乱坠,落英缤纷!智宗的行文风格类似开坛说法,机智多变,虚实难辨。正如公孙龙《指物论》所云:“物莫非指,而指非指。”庄子《齐物论》所云:“以指喻指之非指。”名物之辩,亦指与能指之辩,意在言外,贵在妙悟。

其次说“通”。通有贯通、通达、往来、陈述等义。佛教讲圆通,儒家讲旁通,道家讲玄通。做学问、写文章的关键就在一“通”字,所谓一通百通。智宗散文的优势也在一“通”字,宏观说是大道通天,合释儒道于一体;微观说是曲径通幽,熔情事理于一炉。如《杂说韩愈反佛》、《六祖他妈的问题》、《吕洞宾的佛教八卦》、《抬驴新解》等,都能出入三教,一以贯之。《佛经、历史和神话》、《佛教·科学·科学家》、《知识的力量》、《我从空中来》等更打通古今,超越时空,博而能约,求同存异。正如毛宗岗《读三国志法》所说:“有同树异枝,同枝异叶,同叶异花,同花异果之妙。”读智宗之文,要以通求变,方有所得。

再次说“变”。《易·系辞下》:“《易》,穷则变,变则通。”“变”是世间万象的一个共同规律。一千五百年前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指出:“时易世移,质文代变”(《时序》)“设文之体有常,变文之数无方”“文律运周,日新其业。变则可久,通则不乏。”(《通变》)智宗的文章不僧不俗,不即不离,不衫不履,甚至不伦不类,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谈经说禅,亦非时下流行的散文随笔。探究其渊源,或可追溯唐五代的俗讲,僧徒依经文为俗众讲佛家教义。俗讲广譬博喻,纵横铺陈,把深奥的佛典通俗化、生活化,曲折反映社会众生相与时尚时弊,并且与民间说唱变文相结合,把内容扩展到讲史与敷衍时事。变文之所以称“变”,不仅变内容,而且变文体、变语言。智宗的文章或可称之为哲理散文、佛学小品。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,

其要旨精义在宇宙人生之中，色空有无之间，文字形相之外，诚如庄子所云：“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”，“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”彼是可否，全凭因缘；变或不变，存乎一心。

智宗法师新著有两篇文章冠名“乱读”或“乱弹”，一篇《天花乱谈》，一篇《禅外乱弹》。“乱弹”亦杂记一类，因清代花部戏曲声腔兴起得名，后专指说唱结合的地方剧种。而智宗的“天花乱谈”即“天花乱坠”，传说南北朝时梁武帝时请云光法师讲经，感动上天，天花纷纷坠落。智宗的《天花乱谈》先从一段少年往事争夺雨花石谈起，引出“天花乱坠”典故，列举梁武帝有一次讲经也“花雨缤纷，地变琉璃”。尔后考得“散花”原是佛教一种礼仪，与梅兰芳的“天女散花”相类，有散花僧司职。接着征引了绍隆大师的《槿花诗》：“朝开暮落关何事，只要人知色是空。”又征引《大智度论》、《法华经》与《阿弥陀经》，指出“天花”原来是曼陀罗花和曼殊妙花。然后，笔锋一转，把曼陀罗与《水浒》蒙汗药联系起来，列举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、吴其濬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以及《丁福保佛学大词典》、《辞海》等条目，指出其产地、俗名、别名、性能、药用价值、用量与适应证……《心地观经·序品》：“上欲诸天来供养，天花乱坠遍虚空。”智宗行文大抵如此。所以，我戏称他为“散花僧”、“花和尚”，以花作喻，将其生花妙文划分为三类：

第一类为无色花。《辞海》：“曼陀罗花，花冠漏斗状，白色。”白色即无色、绝色。佛教有两对重要概念，一对是“色”与“空”，一对是“有”和“无”，两者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《心经》云：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”“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”世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，宇宙间根本没有绝对的存在。得失苦乐，悲欣祸福，都由因缘，生与死亦是如是观，这是佛法精髓所在。智宗新著第二篇《经说》诸文对此作了种种开示，就近取譬，当头棒喝。另有《梅子熟了》一文，从马祖禅师“梅子熟也”一语与慧南禅师的“三问”开笔，论说尊师重道的要旨在敢于离经叛道，另辟蹊径，独树一帜。《抬驴新解》一文也推倒陈说，

翻出新意，一醒耳目。恕我驽钝，不解禅机。但从新著文体与行文风格着眼，颇似《六祖坛经》，以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六祖慧能偈云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自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有本于无，无色亦可看作本色，即自然的本来面目。智宗的文字质朴、纯净，几乎不加色彩，没有大段描写，甚至不用形容词修饰，而只是平实、平易地叙述因果缘起，无剑拔弩张之态，有月白风清之致；文体亦不巾不幘，粗头乱服，不主故常，歪打正着，时有惊人之语，出奇之笔，机智诙谐，妙趣横生。智宗由儒入佛，先受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以及笔记、摭言的熏陶，又从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五灯会元》以及禅宗公案得到启发，深谙自然之理。元好问诗云：“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。”你能说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有色吗？你能说《般若心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有色吗？所以说智宗的文章是无色花并无不可。

第二类为有情花。佛教称佛为觉王，称菩萨为觉有情。佛教主张“于诸众生，视若自己”，“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”，“庄严国土，利乐有情”。佛家的慈悲喜舍，不杀生，不偷盗等五戒八戒，都是有情的外观与内涵。佛法从有情缘起，智宗的文章谈经说禅，谈天说地，谈今说古，谈玄说偈，怎一个情字了得？阅读《天上掉下个小妞妞》、《寺院妞妞已长成》、《猫情猫事》……不禁会联想起“五四”以后那些谈龙画虎、说狗养猫的小品文，然而面目迥然不同。那些小品的共性是消闲，智宗文章的特点则是慈悲。《天上掉下个小妞妞》记的是养狗的日常琐事。寺院里收留了一只流浪狗，疑似普济寺车队养的那一只，叫妞妞，也就以妞妞相称。智宗娓娓动听地叙述妞妞的故事，有情有景，有笑有泪，有滋有味，一波三折，却没有把它当作狗写，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小女孩：“而妞妞就是那个梳着两个朝天小辫儿，绷紧了圆鼓鼓的红脸蛋的小姑娘……”后来庙里两个小和尚恶作剧，把妞妞带上佛顶山，不料时至半夜，妞妞竟回到寺院敲门，我见犹怜。智宗不由得设身处地推想：妞妞在佛顶山上疯狂地寻找，又带着无尽的慌乱与疑惑下山……关切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这就叫以己度人，或推己及人。我佛慈悲，众生平等。当今许多人养宠物，狗是首选。不知

在百般宠爱之余，有智宗法师的慈悲心没有？另一篇《猫情猫事》，状形绘声，惟妙惟肖。其观察的细微，刻画的生动，体验的深切，叙述的委婉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《怀念师父》一文则可谓情真意切，令人动容。鲁迅说：“无情未必真豪杰。”龚自珍说：“落花不是无情物。”《红楼梦》又名《情僧录》，曹雪芹把心中最喜爱的一个女孩取名“晴雯”（情文），并为她制作了一段动情的曲文：“霁月难逢，彩云易散……”晴雯死后，还和泪为她写了一篇绝世佳文《芙蓉诔》。这才是“阿弥陀佛”，“般若波罗蜜”，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！

第三类为无花果。无花果，桑科，雌雄异花，花隐于囊状总花托内，外观只见果而不见花。中医用果干入药，功能开胃止泻，主治咽喉痛。所以用无花果比拟智宗的文章，一是指其果实（知识）的密度；二是指其种植（写作）的随意，“多用扦插与压条繁殖”；三是指其藏花于果，寓有多重隐喻、暗示与启示。无花果扦插属无性繁殖，只须取植株营养器官之一部分，插入松土或细沙，利用其再生能力，使生根抽茎，成为新植株。而且按取用器官，可用枝插、根插、芽插、叶插多种方法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“雌雄异花”，这多么像智宗法师撰文，取其一点，联想生发，奇思覃想，接踵而至，妙笔生花，果实累累。如果你细读《烟酒糖茶》与《苹果佛缘》等佳作，就一定会赞同我这“无花果”一说。试想，当年云光法师讲经时乱坠的不是花，而是无花果，流蜜飘香，自天而降，那该是万众雀跃，多么动人的情景！

天花乱坠说菩提，恭贺智宗法师新著问世，借集名凑成一联：

无生妙有空生色

云在青天水在瓶

壬辰菊月于听涛居

方物

目 录

【壹】 源 择

- 云在青天水在瓶 / 3
- 佛法简谈 / 16
- 佛经、历史和神话 / 37
- 佛教·科学·科学家 / 45
- 高峰祖师曾闭关 / 52
- 地藏的秘密 / 58
- 杨枝观音 / 66
- 观自在 / 72
- 上西天 / 77

【贰】 经 说

- 阿弥陀 / 85
- 弥陀经说 / 91
- 《心经》心径 / 96
- 《心经》心得 / 102
- 《心经》心悟 / 111
- 《普门品》心要琐谈 / 117

【叁】 漫 谈

- 海岸孤绝处 / 127
- 六祖他妈的问题 / 131
- 吕洞宾的佛教“八卦” / 138
- 苹果佛缘 / 144
- 天花乱谈 / 149
- 一件袈裟引发的连环案 / 153

杂说韩愈反佛 / 161
知识的力量 / 166
闲话“牛屎禅” / 172

【肆】 禅 话

禅外乱弹 / 179
从前有座山 / 184
烟酒糖茶 / 190
茶禅不二 / 196
也谈禅茶一味 / 202
“风”“幡”之动 / 207
梅子熟了 / 213
抬驴另解 / 218
我从空中来 / 224
天然禅师的那把火 / 230
命运，谁主沉浮 / 2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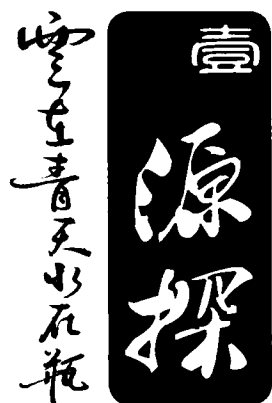
【伍】 时 记

怀念师父 / 247
一百岁奶奶的三首诗 / 253
天上掉下个小姐姐 / 258
寺院姐姐已长成 / 263
猫情猫事 / 268
教弩台高古寺幽——回忆出家的寺院 / 272

【陆】 附 录

略谈居士学佛 / 283

后 记 / 317



云在青天水在瓶

【题记】是谁妙笔生花，把佛教的“Dhya`na”翻译成“禅”

呢？限于早期材料的极度匮乏，佛教的这一老大难问

题，目前还没有人能说清。

【一】

都说“外来的和尚会念经”，可这个“会”，前提却是和尚们绝不能真的太远，否则的话，文化相异，语言不通，如同早期来中国讲佛教八正道的西域胡僧们一般，即使你个个“高”得和姚明一样，张开嘴，也只能是“胡说八道”，令人不知所云。所以，从公元前后开始的初传五百年，佛教的师父徒弟们都在忙活什么呢？除去必要的四处走穴赶场，玩玩魔术，弄怪唬人外，大块的时间、大量的精力几乎全用来译经讲经了！

然而，说到这译经，也着实是不容易。基督教于近代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候，就为着一个“God”的翻译，差点搞得“God”的众多爱子们打破头。据说，无论是用“上帝”、“天主”，还是用“天神”、“真神”，都没法完整地表达“God”的真义，而且，更令他们不可饶恕的是，这几个词甚至在实际中还反而让中国人更方便地歪曲了“God”。真是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佛教初传怕也大类于此。虽然所知的材料不如基督教之近之多，但还是留下了“和

尚打伞——无法无天”的奚落调侃。真没办法！谁让你开始时非要挂靠道家这个土特产呢，打人家的招牌，用人家的“无”字，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人家用“没有”的“无”篡改自己“变化”的“无”的危险，结果，原本和后世的老马们同样精妙的观点：一切都是运动发展的。刚一说出来，就让人以为是：一切都不存在。这哪跟哪儿呀？所以，出场讲经时你打那么多的宝伞宝盖又有什么用？排场越大，声势越足，就越容易让人家觉得你是装模作样煞有介事，笑破肚皮了都！

哎呀，说起来，我真是太佩服那位把佛教的“Dhya^na”译作“禅”的老祖宗了！同样是取自道家，却绝没叫人有先入为主的后遗症。《庄子·寓言》中说：“万物皆种也，以不同形相禅，始卒若环，莫得其伦，是谓天均。”这句话从科学角度上来看，颇有些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味道。而从佛教思想上来考虑，则又有万物轮回更迭、种性平等的意思。甚妙！此中的“禅”，音同“善”，意为“替代”。而按照学术界的说法，人们公认，佛教的“Dhya^na”来源于极为古老的“Yoga”。后者音译为“瑜伽”，有“苦行”、“持心”两义——持心，也就是“定”的意思——巫白慧先生在《印度早期禅法初探》中说，“三者（瑜伽、禅那、三摩提）事实上都是‘定’的意义，是三个内涵相同、名称相异的术语”。据说，“Yoga”是一种有五千年历史的修行方法，早在佛教创立之前，就已经在古印度盛行了。佛祖当然认真地研修过“Yoga”，这是有资料可证的。而且也正因为如此，后来佛祖证悟创教后，就干脆把“Yoga”毫不手软地充分扬弃，批判地吸收在佛教里，名之以“Dhya^na”。而舍不得扬弃传统，并坚持要复辟传统的堂弟提婆达多，则与佛祖渐行渐远，终至于分道扬镳，被时人指诬为“叛教”。实际上没那么过分！用佛学专家季羨林老先生的话来说，“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绝不是个人恩怨，而是‘两条路线’的斗争”。况且，若是非要用“叛教”来说事的话，从“Yoga”的传统来看，佛祖才是名副其实的叛逆，只不过今天看来，这一“叛逆”恰恰体现了佛祖勇于破旧立新的英明睿智，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改革创新……啊，说多了，赶快回头。

是谁妙笔生花，把佛教的“Dhya^na”翻译成“禅”呢？限于早期材料的极度匮乏，佛教的这一老大难问题，目前还没有人能说清。不过，佛教界和学术界公认，公元2世纪在中国东汉译经传法的西域和尚安世高，是关于禅的最早的翻译家和实践家，或是其中之一。他所翻译的《安般守意经》、《阴持入经》——这两部经典是中国汉魏时期众多习禅者视若拱璧的“红宝书”——其中已经有了“禅法”、“禅经”等字样，并且，安世高非常注意寻找印度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点，积极以道家概念来类比经中的概念，比如在《安般守意经》中——这可是一本专讲与道家吐纳功夫极其相似的佛教数息观的书，他说，“安般守意，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。安为清，般为净，守为无，意为名”，显见对中国道家是非常之熟悉。但为什么“Dhya^na”没有被翻译成“清静无为”之类的，却被看似毫不相关的“禅”所“替代”？有人说，这是因为“禅”字，从示，而示从二从川，按《说文解字》的套路，有神示的意思在里面，正可表示修习“Dhya^na”能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而我本人则为增加说服力，又从“禅”字“替代”的本义出发，谈其隐含着佛教生命轮回、种性平等的理念，用它来翻译“Dhya^na”，既表佛教理念又表实践方法，恰是佛教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典范。呵呵，这其实都是瞎猜了，或者，科学地说，这都是“大胆怀疑”，却没法子去求证。反正印度佛教的“Dhya^na”到中国被道家的“禅”字给“替代”了——翻译就是一种“替代”，而且，语言形式上的“替代”还没影响语义内容上的表达——谁让咱祖上勤劳智慧呢？给它改个叫法，读作“傩”音，就与原配一刀两断情尽义绝，哪里还会腻腻歪歪搅不清呢！只可惜这一神来之笔，也如同作翻译的那位一样，都是天外飞仙，在历史的浩渺烟海中了无痕迹，云深不知处，弄得我们这些后世的孝子贤孙们，逢年过节想为他们烧炷香什么的，都不知姓甚名谁！

不知其实也没什么，重要的，是我们现在已知，所谓的禅，原来与苦行修定的瑜伽有着绝不可忽视的继承关系。所以，从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佛教发展史，就变得别有意思。

【二】

先说说苦行吧。这简直就可算是佛教脱胎旧传统的一大隐疾，动不动就要发作一下，刺激刺激时人的神经。我们知道，佛祖本人是反对执着苦行、极端苦行的，佛祖提倡的是一种既满足人性基本需求，又不致引发人与自我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剧烈冲突的、不苦不乐的人生态度，即所谓中道。而中道的行事原则，就是随缘——能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，“息世讥嫌”，非常简单，特别务实。这都是见诸经典的确载，然而，也正是因此，执着苦行的大迦叶与佛祖产生了分歧，极端苦行的提婆达多与佛祖最终分裂，给佛教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阵痛依然。早期佛教行人根据个人基础与外部环境的不同，分别走上相异的弘法道路：学识渊博的，被皇帝请进“钓鱼台国宾馆”，好吃好喝地侍候着，建官方译场，广招天下学人，走知识路线、上层路线——是所谓义学僧，隋唐时统称为教门；专志笃行的，身无长物，无籍无寺，游行民间，唯苦行修禅是务，以走下层路线居多——后世僧史称之为禅门。这原本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各随各的因缘嘛。但北魏时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中“崇真寺”条，却通过一个阎王爷发落五比丘的故事，反映出当时洛阳有一种舆论：“坐禅苦行，得升天堂”；讲经者“心怀彼我，以骄凌物”，是“比丘中第一粗行”，被送进地狱受罪；“造作经像”，建寺造庙，是劫夺民财，也被送进地狱。据说，这故事一出来，当朝的胡太后“即请坐禅僧一百人，常在殿内休养之”，“京邑比丘，悉皆禅诵，不复以讲经为意”。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，因为北魏胡太后时，佛教义学反倒发展更大。但这一传说却不能不令人注意到，当时的教门与禅门之间的确存在着严重对立的倾向。比方说北魏菩提流支译经团和散兵游勇的菩提达摩。唐中期的《历代法宝记》和《宝林传》都记载说，达摩之死，是因菩提流支等人六度于食中置毒所致。为什么要毒死达摩？《续高僧传》说：“于时，合国盛弘讲授，乍闻定法，多生讥谤。”这显然是轻描淡写，没在点上，因为包括菩提流支在

内的义学僧们也都是讲“定法”的，多年下来大家怎么能算得上是“乍闻”？可见，让人“多生讥谤”的，只能是达摩的禅法与菩提流支不同。如何不同？汤用彤先生研究指出：“达摩‘四行’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，语气似婆罗门外道，又似《奥义书》中所说。达摩学说果源于印度何派，甚难断言。”真是一语道破天机——所谓毒害，怕也是印度佛教新旧派之争流毒蔓延中国的变异版本罢了！

乍看起来，这事好像与苦行是无甚大关系的，起码字面上不明显，但问题是，达摩在五代后被迫认公推成中国禅宗第一祖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。因为禅宗此时已成中国佛教第一宗，势力最大，范围最广。又因为达摩留世最深的，其实并不是他的禅法，而是“九年面壁”的传说和强身健体的武术。武术又叫功夫——这名字很有创意，双关甚明，肯下功夫，才能有功夫，能下苦功夫，才能有真功夫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得，“苦”出来了。九年面壁，那更是一个苦啊——据说，小鸟在他的头顶上都孵出几百个蛋了，这几人能做到？如此一来，苦行就成为中国僧人的心灵烙印了，即使出则众星捧月入则敬若神明，再身不苦的，也要口头上纷纷以“心苦”作标榜，好像不苦就不是僧人了似的，流风所及，人人都习以为常，认为这是理所应当，真是何其怪哉！

前不久，有人在网络上还把北方某寺与中原某寺放在一起比较，说北方某寺苦行是佛教正道，中原某寺富贵为佛教败家子，褒贬分明，理直气壮。更过分的是，甚至把人家长得肥头大耳也当作是脑满肠肥的一大罪状——这似乎已经不是为佛教而争，而是为个人审美而斗了——活脱脱地又是如上心理的一次新时代“闪光”。而实际上呢，且不说北方某寺的师兄们没那么苦，中原某寺的同修们也没那么腐败，就是随便翻翻佛教史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，总体说来，佛教主流好像从来就没苦过，而且，不光没苦过，甚至还可说是——一直锦绣花开、富甲一方！试想，“三武一宗”为何灭佛？宋代的搞丛林清规研究的宗赜禅师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过：“应是昔年崇奉日，不肯清俭守真风。”这首当其冲的，还是钱多烧的呀！还苦行呢，你银子比皇帝都多，小日子过